

呂思勉
三國史話

商務印書館

三國史話

作 者：呂思勉

責任編輯：毛永波 徐昕宇

封面設計：張 毅

出 版：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

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

<http://www.commercialpress.com.hk>

發 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印 刷：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工業大廈(6字)樓G及H座

版 次：200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© 2009 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

ISBN 978 962 07 5565 1

Print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

目次

一	楔子	1
二	宦官	5
三	外戚	15
四	黃巾	24
五	歷史和文學	35
六	後漢的地理	38
七	董卓的擾亂	46
八	曹操是怎樣強起來的	59
九	曹孟德移駕幸許都	75
十	袁紹和曹操的戰爭	83
十一	赤壁之戰的真相	97
十二	劉備取益州和孫權取荊州	110
十三	替魏武帝辨誣	126
十四	從曹操到司馬懿	137
十五	替魏延辨誣	146
十六	姜維和鍾會	156

一 楔子

斜陽古柳趙家莊，
負鼓盲翁正作場。
死後是非誰管得？
滿村聽說蔡中郎。

這是宋朝陸放翁先生的詩，所說的，便是現在的說書。說書雖然是口中之事，然到後來，將說書的人所用的底本，加以潤飾以供眾覽，就成為現在的平話了。平話俗稱小說，亦謂之間書。雖然是在用以消閒的，然而人們的知識得自此中的，實在不少。現在中國的書籍，行銷最廣的，是《三國演義》。據書業中人說：他的銷數，年年是各種書籍中的第一。這部書有些地方，渲染得很有文章意味，如赤壁之戰前後便是。有些地方，卻全是質實的記事，簡直和正書差不多。這就顯見得其前身係說書的底本。說得多的地方，

歷史上的事實，所傳的，
總不過一個外形，有時連外形都靠不住，
全靠我們根據事理去推測他、考證他、解釋他。

穿插改造得多了，說得少的地方，卻依然如故。

我在學校中教授歷史多年。當學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來會考時看過的歷史試卷不少。有些成績低劣的，真“不知漢祖唐宗，是哪一朝皇帝。”然而問及三國史事，卻很少荒謬絕論的。這無疑是受《三國演義》的影響。他們未必個個人自己讀，然而這種知識，在社會上普遍了，人們得着的機會就多，遠較學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閱讀為有力。這可見通俗教育和社會關係的密切。

老先生們估量人們知識的深淺，往往以知道記得的事情多少為標準。講歷史，自然尤其是如此。但無意義的事實，知道了，記得了，有甚麼用處呢？尤其是觀點誤繆的，知道了，記得了，不徒無益，而又有有害。而且平心論之，也不能算知道史事。因為歷史上的事實，所傳的，總不過一個外形，有時連外形都靠不住，全靠我們根據事理去推測他、考證他、解釋他。觀點一誤，就如戴黃眼鏡的，看一切物皆黃，戴綠眼鏡的，看一切物皆綠了。我們在社會上，遇見一個人、一件事，明明是好的，卻誤把惡意猜測他，就會覺得處處可疑。明明是壞的，卻誤當他好的，也會覺得他誠實可靠。歷史上的事情，又何嘗不是如此？

從前論史的人，多說史事是前車之鑒。其意以為一件

知道的記得的事情一誤繆，其知識自然隨之而誤繆了。
所以我們現在研究歷史，倒還不重在知道的、記得的事情的多少，
而尤重在矯正從前觀點的誤繆。

事辦好了，我們就當取以為法，摹仿他。一件事辦壞了，我們就當引以為戒，不可再蹈其覆轍。這話很易為人們所贊許，其實似是而非的。史事哪有真相同的？我們所謂相同，都不過察之不精，誤以不同為同罷了。事情既實不相同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對付？別的事情姑弗論，在歐人東來之初，我們所以對付他的，何嘗不根據舊有的知識？所謂舊有的知識，何嘗不是從歷史經驗而來？其結果卻是如何呢？

真正硬摹仿古人的，自然不多，就是事實也不容你如此。然而人的知識，總是他所知道的記得的事情鑄造成功的。知道的記得的事情一誤繆，其知識自然隨之而誤繆了。所以我們現在研究歷史，倒還不重在知道的、記得的事情的多少，而尤重在矯正從前觀點的誤繆。矯正從前觀點的誤繆，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，加以講論，要容易明白些，有興味些。

三國時代，既然是人們所最熟悉的，就此加以講論，自然最為相宜。所以我想：就這一段史事，略加說述，或者糾正從前的誤繆，或者陳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。以我學問的荒疏，見解的淺陋，自不免為大方所笑，我只是

一點拋磚引玉的意思，希望以後人們能注意到這一方面的漸多，亦希人們就我所說的賜與教正。

做《三國演義》的人，
說甚麼“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”
好像有甚麼定數似的，恐怕未必其然了。

二 宦官

講起三國的紛爭來，大家都知道其亂源起於後漢。後漢為甚麼會亂呢？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靈帝的寵信十常侍。因此而政治紊亂，引起黃巾的造反，因黃巾的造反，而引起劉備和孫堅的起兵。又因靈帝死後，少帝即位，國舅何進要誅戮宦官，而引起董卓的進京。因董卓的進京，而引起廢立之事。又因此而引起袁紹、曹操等紛紛起兵討卓。天下就從此分裂了。然則後漢的亂源，最大的便是十常侍，這還是人謀之不臧。做《三國演義》的人，說甚麼“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”好像有甚麼定數似的，恐怕未必其然了。然則宦官究竟是怎樣一種人呢？歷來讀史的人，怕知道宦官之為害者多，知道宦官的來源者少。我不妨借此機會，來和諸君談談。

所謂宦者，大家都知道是曾經閹割的人，近代的俗語，

在後漢時代這一種人，
威權很大，
敗壞政治很利害。

亦稱為太監。那是因為在明朝，他們所做的官，有二十四個，都稱為某某監之故，這是不難解的。然則何以又稱為宦者呢？在後漢時代這一種人，威權很大，敗壞政治很利害。所以做《後漢書》的人特地替這一班人做了一篇傳，名為《宦者列傳》，《宦者列傳序》裏說：“中興之初，宦者悉用閹人。”這句話，和我們通常的見解有些不符。通常的見解，都以為宦官就是閹人，現在卻說光武中興之後，宦官才全用閹人，那麼，自此以前，宦官就並非閹人了。所以有人疑心這“宦”字是錯的，說當作“內”字。然而他這句話，實在自己是錯的。

宦字的意思，本來並非指閹割。而宦官二字，亦本非指閹割的人所做的官。

我們所謂五經，中間有一部喚做禮記。禮記的第一篇是《曲禮》，《曲禮》裏有一句道：“宦學事師，非禮不親。”學就是進學校，宦是甚麼呢？須知道古代所謂學校，和現代全然不同。現代的學校，必須要傳授些知識技能，古代的學校則全無此事。古代的學校亦分為大學小學，所謂小學，只是教授一些傳統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間的禮節，如灑掃應對進退之類。又或極粗淺的常識，如數目字和東西南北等名稱之類。根本說不上知識，更無實際應用的技

古人的迷信，卻較後世人為深。
當時的人對於一切問題的解釋，
都含有迷信的意味。

能。至於大學，其中頗有些高深的哲學。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濃厚的。《禮記》裏又有一篇，喚做《文王世子》。《文王世子》說：當時大學中所教的，是詩、書、禮、樂。這並不是現在的詩經、書經、禮記等等。須知古代的人研究學問的很少。而古人的迷信，卻較後世人為深。當時的人對於一切問題的解釋，都含有迷信的意味。所以在後世，學術和宗教是分離的，在古代則是合一的。所以古代的學問只存於教會之中，而教育權也操在教會手裏。古代教會中非無較高深的學問，然總不能全脫離宗教的意味。至於實用的知識技能，則是他們所看輕的，學校裏並不傳授。所謂詩、書、禮、樂：禮即宗教中所行的禮。樂即宗教中所用的樂。詩就是樂的歌辭。書大約是宗教中的記錄。在古代，歷史和宗教中的經典，也是分不開的。印度和西藏就都是如此。古代學校中所謂養老之禮，其儀式非常隆重。天子對於所養的老人，要自己割好了肉，捧着醬送去請他吃。吃了，還要自己斟酒，給他漱口。就因為他是一個宗教中的長老，與不帶迷信色彩的師長不同。《禮記》上還有一篇，喚做《王制》。《王制》裏有一句說：“出征執有罪，反釋奠於學。”釋奠是一種祭祀之名，發兵出去，打了勝仗，回來卻在學校裏去舉行祭禮，就可見古代學校不是一

古人的知識技能，
從哪裏來的呢？
這就是從宦之中得來。

個學術機關，而其宗教意味極為濃厚了。古書上說學校制度的地方很多，不能全說他是子虛烏有，然而從沒見古書上記載一個人在學校裏學到了甚麼知識技能，就是為此。

然則古人沒有應用的知識技能麼？不然，我們知道：所謂三代之世，已有較高度的文明，其時有許多事情，已非有專門知識技能不能辦，就是現在所傳的幾部先秦子書，其中包含專門的知識技能也頗多，不能說全是後人偽造的。然則古人的知識技能，從哪裏來的呢？這就是從宦之中得來。古人解釋宦字，有的說是學，有的說是仕，的確，這二者就是一事。因為在古代，有些專門的知識技能，就是在辦理那件事的機關裏，且辦事且學習而得的。從其辦事的一方面說，就是仕。從其學習的一方面說，就是學。

讀者諸君，總還有讀過《論語》的，《論語》的《先進篇》有一段，說“子路使子羔為費宰。子曰：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。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？”子路再魯莽些，也不會主張人不學就可以辦事。子路只是看重且辦事且練習，而反對不能直接應用的知識，和現在的人看重應用技術，而藐視高深學理一般。就是重視宦而輕視學。漢時皇室的藏書，由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成一部書目，謂之《七略》。班固《漢書》的《藝文志》，大部分就是鈔錄

現在機關中不有名為公務員，而實在無事可辦，
或者只是替長官辦理私事的麼？
在古代亦何嘗不是如此。

他的。他對於每一類的書，都有推論這種學問從何發源及其得失的話。其論先秦諸子之學，都以為是出於一種官署，就是為此。然則宦就是在機關中學習做公務員。公務員中，自然有出類拔萃，有學術思想的，就根據經驗，漸漸的成立一種學術了。

話越說越遠了，這和後世所謂太監者何干呢？不錯，聽我道來。剛才所說的，只是宦的正格。譬如現在機關中正式辦理公務的公務員。現在機關中不有名為公務員，而實在無事可辦，或者只是替長官辦理私事的麼？在古代亦何嘗不是如此。所以秦始皇少年時，有一個人喚做嫪毐的，和他的母親姦通了，嫪毐自然鬧起來了，於是“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。”這句話，見於《史記》的《呂不韋列傳》裏。這所謂宦，哪裏是在甚麼機關裏學習甚麼公務？不過在他家裏做他的門客罷了，所以要稱為舍人；嫪毐的舍人固然極一時之盛，然而古代的貴族，決不止嫪毐一個人有舍人。這種在貴族家裏做舍人的，都謂之為宦。所以“宦”字又有一個訓釋是“養”。“養”字可從兩方面解釋。他們是他們主人的食客，是他們的主人養活他的，所以謂之養。亦可以說：他們是以奉養他們的主人為職務的，所以謂之養。此等門客，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，這便是所謂宦官。

在古代，必須用兵器傷害人的身體，
使之成為不能恢復的創傷，
然後可以謂之刑。

中常侍即宦官之一。在前漢時，並不一定都用閹割過的人，到後漢光武帝之後，才專用此等人。所以《後漢書·宦者列傳序》要說：中興之初，宦官悉用閹人了。

然則閹割的人是從哪裏來的呢？說到這裏，又有一件有趣味而且又有些意義的事情。諸位知道刑字是怎樣講的呢？在下發這個問，逆料諸位一定會說：刑字不過是懲罰的意思，所以把人拘禁起來，剝奪其自由，也是刑的一種。然而古代的刑字，卻不是這樣講的。在古代，必須用兵器傷害人的身體，使之成為不能恢復的創傷，然後可以謂之刑。十三經裏，有一部書，喚做《周禮》。《周禮》全是記古代所設的官及各官的職守的。其體例，極似明清時的《會典》。須知《會典》原是依據《周禮》的體例編成的。不但《會典》的體例是摹仿《周禮》，就是隋唐以後的官制，其大綱也是摹仿《周禮》制定的。《周禮》有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六官，後世就摹仿之而設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。《周禮》的地官司徒，就是後世的戶部，是管理人民的。治理地方的官，都屬司徒管轄。他們都可以治理獄訟。獄便是現在所謂刑事，訟便是現在所謂民事。然而他們所用的懲罰，只能到拘禁和罰作苦工為止。如要用兵器傷害人的身體，那是要移交司寇辦理的，司寇便是後世的刑部，

古代有所謂五刑，
都是傷害人的肉體的，
便是墨、劓、剕、宮、大辟。

其長官稱為司寇，寇是外來的敵人。聽訟之官謂之士，其長官謂之士師，師字的意義是長，士師就是士的長，士則是戰士的意思。然則古代用兵器傷害人的肉體，使其蒙不可恢復的創傷，其根本，實在是從戰爭來的，不是施之俘虜，就是施之內奸。後來社會的矛盾漸漸深刻了，才有以此等懲罰施之於本族，用之於平時的。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機關裏，還是不能用。這一因其為習慣之所無，一亦因此等施刑的器具及其技術，本非治理本族的機關裏所有，所以非把他移交到別一種機關裏不可。把現在的事情比附起來，就是從司法機關移交軍法審判了。

古代有所謂五刑，都是傷害人的肉體的，便是墨、劓、剕、宮、大辟。墨是在臉上刺字。劓是割去鼻子。剕亦作臠，是截去足指。宮，男子是閹割，女子是把她關閉起來。大辟是殺頭，這是傷害人的生命的，和墨、劓、剕、宮又有不同，所以又稱為大刑。五刑對於男子，都是傷害身體的，獨宮刑對於女子不然，不過是拘禁。這亦可見傷害肉體之刑，原起於軍事，因為在軍事中，女子倘或做人俘虜，戰勝的人還要用來滿足性慾，所以不肯施以閹割，於是自古相傳閹割之刑，只對於男子有之。到後來，要將此刑施於女子，就只得代以不傷肉體的拘禁了。

皇帝為甚麼會相信宦官呢？

傷害身體的刑罰，最初只施諸異族，或者內奸。所以較古的法子，是“公家不畜刑人，大夫不養。”這話亦見在《禮記·王制》上。因為俘虜原來是敵人，內奸是投降異族的，也和敵人一樣，怕他們報仇之故。到後來傷害身體的刑罰，漸漸的施諸本族了，於是受過刑罰的人，其性質的可怕，就不如前此之甚，因此，就要使他們做些事情。《周禮》這一部書，從前有人說他是周公所做的，這是胡說。這部書所採取的，大概是東周以後的制度，時代較晚，所以受過各種刑罰的人，都有事情可做。而其中受過宮刑的人所做的事情是“守內”。因為古代的貴族，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，所以在內室裏要用閹割過的人。到後來，就有一種極下賤的人，雖未受過宮刑，而希望到貴族的內室裏去服役，就自行閹割，以為進身之階了。宮刑，當隋文帝時業已廢除。自此以後，做內監的人，都是自行閹割的。漢時雖還有宮刑，然據《後漢書·宦者列傳序》裏說，當時的宦者，亦以自行閹割進身的為多。後漢時的宦官，即專用此種人。自此之後，宦官二字，遂成為此種人的專稱，失其本義了。

皇帝為甚麼會相信宦官呢？在歷史上，有少數是因其性多疑忌，以為朝臣都要結黨營私；只有宦官，是關閉在

皇帝是一個最大的紈袴子弟，
要知道皇帝的性質，只要就紈袴子弟加以觀察，
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了。

宮裏，少和外人交接，結黨要難些；而且宦官是沒有家室的，營私之念也要淡些，所以相信他的。

然而這只是極少數。須知古來的皇帝，昏愚的多，賢明的少。這也並不是歷代的皇帝生來就昏愚。因為人的知識，總是從受教育得來的。這所謂教育，並非指狹義的學校中的教育，乃是指一切環境足以使我們受其影響的。如此說來，皇帝所受的教育，可謂特別壞。因為他終年關閉於深宮之中，尋常人所接觸到足以增益知識的事情，他都接觸不到。所以皇帝的天性，是一個上知，僅能成為中人；如其本係中人，就不免成為下駟了。

皇帝是一個最大的紈袴子弟，要知道皇帝的性質，只要就紈袴子弟加以觀察，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了。紈袴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，而專喜和奴僕攀談，且專聽奴僕的話麼？這是因為他們的知識，只夠聽奴僕的話，而且只有奴僕，本無身份，亦無骨氣，所以肯傾身奉承他。歷代皇帝的喜歡宦官，其原理亦不過如此。但是有等人，因其所處地位的重要，其所做的事，往往會闖出大亂子來。譬如在前清末年，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不和，這在民間，也闖不出多大的亂子。母子不和之事，我們在社會上亦是時時看到的。然在皇室之中，就因此而釀成“戊戌政變”、